無痛分手

李若梅

你不是答應要跟我廝守一生的嗎？怎麼現在反悔了？

有人告訴我，是因爲當初我不懂珍惜你。

啊！原來是我的錯，我自己作的孽。

我原想努力留住你，但你說，錯已鑄成，無可挽回了，與其勉強在一起只會帶來痛苦，倒不如狠下心分手。然而，我又怎麼捨得呢？我與你可是曾一同經歷了數十年的酸甜苦辣的呀。

遺憾的是，原來海會枯，石會爛，你也會經不起時間的考驗。我只好無奈地接受這現實。

好，分手吧！

記得分手前夕，我們一同吃了頓最後的晚餐。我強忍着難過，艱難地把痛苦慢慢咀嚼、吞嚥。吃得艱難還是得吃，因爲知道翌日我將會吃不下嚥。沒有了你，我的身體多了個傷口，然後是多了個缺口。我不再完整了。

到眞正分手的時候，雖然傷口淌血，卻不痛苦，直到要付那四百大元「分手費」時，才有點肉痛。

「以後要學會珍惜了，否則會繼續不斷吃這種苦頭。」臨走時牙醫向我發出警告。

房子的故事

葉輝

上世紀五十年代，家住筲箕灣山村，石屋、木屋、鐵皮屋、泥屋……簡陋的房子大多「間」小小的「板間房」，五、六伙人，老老少少擠在一起，還養狗、養貓、養雞，還種花、種菜、種瓜。一家六口擠在一個七呎乘八呎的板間房，月租十五元（後來逐漸漲到三十元），房內只有一張床（後來加建了像小閣樓的「碌架床」），一個五桶櫃，一個紗櫃，三張板櫈，一個皮唸和一個籐唸。

舒巷城寫於一九五三年的《同住難》說：兩家人合租一層舊樓，「兩個梗房，一個大客廳還有一個走馬騎樓；浴室，抽水馬桶，壁爐……租金不算貴，在寸金尺土的香港，每月才三百塊錢……」眞是「寸金尺土」，月租三百元，大概是家父當時兩個半月的薪金，是我們一家六口的板間房租金的十倍呢。《同住難》跟《鯉魚門的霧》、《香港仔的月亮》相比，可謂大異其趣。《同住難》的兩個小資產階級太太因小事有了「心病」，一屋兩伙才一個半月便要「拆夥」了。皇甫光的《房東與我的太太》寫於一九五二年，那是「一家士多，閣仔上有一間梗房出租」，「這間梗房是畸形的，六尺二寸寬，十二尺長，三個大窗，還有一個獨用的曬台。租金並不貴，一百七十元還包水電雜費。」這樣的一個梗房，倒是易文筆下的木屋人家租不起的。

不戴口罩的理由

雲家洛

港鐵車廂內，駭然發現，很多人已戴起口罩，山雨欲來甲型流感，大家又準備再一次活在瘟疫蔓延時。那年香港，「口罩之都」的情景仍是歷歷在目，老闆強令全公司員工戴口罩，我誓死反抗；人們說不戴口罩太缺德，我絕不同意，五大理由，到今天依然未變。

一，我患有鼻敏感，口罩的毛纖維刺激鼻腔，結果不停打噴嚏流鼻水，口罩極速報廢；四周的人則如遇瘟神，彈跳閃避、驚惶失措，我不好意思。二，我患有哮喘，戴口罩後呼吸困難，哮喘發作，死得更快。如果不幸要入院急救，在當時的非常時期佔用醫療資源，這是不該的。況且，在瘟疫蔓延時，醫院是最危險的地方，無謂以身犯險。三，我雖然沒患皮膚敏感，但戴上口罩後常覺口鼻痕癢不適，不停搔癢，手指不停觸碰口罩，更不衛生，不戴也罷。四，避免同事感染的最佳方法，是大家一起留在家中工作，風險既低，又省下買口罩的錢，皆大歡喜。只是，老闆不高興、不甘心、不願意。五，戴上口罩，遮掩了口鼻，有人說，人的關係疏離了。

我倒認爲，人們溝通時只剩雙眼，四目交投時，那迷離的眼神、那自信的眼神、深情的回眸、深邃的瞳孔，一切都在口罩上方無限放大。透過眼眸，直觀靈魂深處，太赤裸，太親密，還是不戴口罩好了。

吃文字飯

黃子程

近幾年來看着幾位文友吃文字飯吃得很嗆。心中多少爲他們難過，今時今日，用文字換飯吃，一點也不可能瀟灑，這種飯吃進肚子，隨時營養不良。最叫文壇譁然艷羨的一次，大約見兩年前一位香港實業家離世，一位文友得到這家人的青睞，以重金邀請文友撰寫悼文，文友叫價十萬元，最後成交也大約在這價錢左右，最終換來了一篇情辭兼備、華采照人的悼文，字數約四千至五千字。這篇悼文，至今仍存於我個人檔案之中，可能是香港文壇有史以來最昂貴的一篇悼文吧。像這樣高價的文字飯，可遇不可求，文友也不是天天有人主動來三顧草廬的，因此，文字工作者一類的職業，總得找一份。

坊間的編輯、作家一類且不論，我的一位文友專業爲一位名人撰稿，名人在報上的專欄，先由名人略述心中要說之意，然後交由文友這槍手全權寫作，兩人合作無間，也就是說，寫手完全能夠爲名人服務周詳，如魚得水，而文友每月則支月薪若干萬元，這可能是最好的一份文字飯檔，比起一般的文字工作者來說，這差使似乎輕便爽快得多了。我說吃得嗆的文字飯，當然不是此類，而是那些個人擁有專欄，卻要爲着某人或某集團說好話、打圓場、隨時隨地爲人護航的「文字工作者」。

禱告

葉特生

孔夫子的著作中，經常出現「禱」字。他且承認「丘也禱」。我好奇：他不是「敬鬼神而遠之嗎？」向誰禱？禱什麼？他是曠古公認的智慧人，會信鬼神嗎？

禱告這動作很奇怪，閉目低頭，雙手互握，虔敬默願，一副無助的樣子。人遇困難時，總是立刻想辦法解決，或是進，或是退，或是奔走後門，或是呼朋引類，非得擺平爲止。竟然不作任何行動，作出如此無助動作，豈非窩囊？孔夫子一定從這動作中，獲得某種啓示，才會樂此不疲。不管有否宗教信仰，光是這個謙卑自抑動作，就是智慧。上通於冥冥中的神秘力量，心靈得平靜，靈魂得淨化，是人類得異於禽獸的重要原因。聰明和愚笨，亦在此分界。

環境突變，愚人忙於趨吉避凶，在恐懼和貪婪中頭腦發熱，往往作出錯誤決定。聰明人則藉禱告，安定煩擾心緒，看清形勢處境，知所進退。不是不動，而是先禱後動，勝過先動後悔？這是次序問題。自認爲聰明的人都不喜歡禱告，不想用那動作來示弱，更不相信向空氣說話會有效果，他們壓根兒不相信上帝，他們只信自己。都是在人的辦法用盡，正所謂人窮才呼天，那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而竟然從中出現神跡。驕傲的人能信上帝，本身就是神跡。我經常維頌維禱，那是從百般挫折後學會的。脾氣亦因此從暴躁轉變成溫和。靜觀萬物，常有所得，所以明白孔夫子禱告的原因，亦嘗到其中的益處。

同行如敵國

陶然

都說同行如敵國，你要是和同行在一起，你就得打醒十二分精神。也不一定對方一定會對你不利，但總得警惕，因爲這社會複雜，你防不勝防。都說行走江湖，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你不防人，到了給人欺騙，只能怪自己天眞，怪自己有眼無珠了！事實上，被老友欺騙的事情屢見不鮮，甚至越熟越食，叫人慨歎要帶眼識人。

只可惜我們都是凡人，都有凡人感情用事的弱點，上當受騙也就難免的了。受騙不奇怪，只要不至於被騙到全副身家，只是心靈受傷，固然難受，但也算是買個教訓，也算是多了個人生經驗。

但同行如敵國演義成水火不相容，恐怕也是過猶不及。比方說電視台之間的競爭，本來應該屬於良性競爭，但現在好像變成你死我活，我播的鏡頭，不容有對台的人出現，也就是「封鎖」啦！但是封鎖得了嗎？如今傳媒何等發達，想要封殺，談何容易？到頭來還不是海底撈月一場空？徒增話題給對手罷了，絕不會增加自己的任何本錢，只會讓人笑話「小器」而已！

傳媒也是如此，鬥生鬥死，無非是爲了銷路。競爭無妨，可再見也是朋友，不必把界線劃得那麼壁壘分明。在公事上各爲其主，那也難怪，但搞到如兩軍對壘，就沒有必要了。可是我們都是凡人，都有凡人的缺點，我們只好做觀衆，看熱鬧便算了；否則能怎麼樣？

寂寞感和無禁區

阿濃

一家出版社，趁我回港之便，準備搞個文學日營，由我跟另一位年輕作家鄒文律，跟年輕朋友談談自己在閱讀和寫作方面的經歷。時代不同了，我的經歷跟鄒先生的應有很大的分別，希望各有值得年輕人借鏡的地方。

我的閱讀經驗之一是人要有寂寞感，要經歷沒有朋友，沒有娛樂的時刻，那時只要手邊有書，就會去看。

我童年在鄉間度過，沒有兄弟姐妹，玩伴亦少，沒有電台、電視甚至報紙，寂寞之餘，便把父親滿書櫥的古今圖書囫圇吞棗的看了，對我一生影響很大。

當你寂寞的時刻，試不要打開電腦、電視，也不要打電話找朋友，找本書看看，得益會很多。我的閱讀經驗之二是讀書無禁區。古今都有一些禁書，其實都毒不死人，重要的是不要偏讀。只讀一類的書，即使是聖賢書，也會使一個人欠缺均衡的知識和修養，變成書呆子。世間好書總是比壞書多。

書讀得多了，好影響也大於壞影響。我覺得壞書一樣有它們的養分，它可以起到疫苗的作用，很多疫苗是從病菌、病毒中研發出來的。年輕人什麼書都無須偷偷摸摸的看。更應該大大方方公開談論。

蝕

關平

我一向偏幫國泰航空，覺得它的飛機保養好，服務質素高，航班少誤點，食物可口，兼且乘務員同聲同氣，是我評分最高的航空公司。雖然它的票價比別家稍高，仍是外出航班首選。估不到這一、兩年來形勢一瀉直下，經營虧蝕，迫員工放假節省成本，最近有朋友因航班突然縮減，本來訂了機位，到達機場竟然宣布滿座，不獲分配機位，只獲補償改乘另一班機，令我等擁躉爲之大跌眼鏡。本來國泰航空一向經營出色，被認爲優於其競爭對手，票價又比別家高，怎可能會虧蝕呢？國泰以香港爲基地，香港沒有歐、美那些保障員工權益的苛例，工會不會要求天文數字的薪酬，香港也不立例禁止強迫退休，所以沒有七十高齡的老婆婆乘務員。種種有利條件，竟然也見虧蝕，在這樣的形勢下還有哪一家航空公司能夠賺錢呢？

不如向美國的同業學習，如走東南航空路線，地勤人員和乘務員齊齊輕裝便服，改穿T恤卡其短運動鞋，省下員工治裝費用。反正航班乘務員的衣着，不影響服務質素。再進一步，是減省短途航班的酒水食物。現在的短途航班都有食物供應，對我來說，不一定適合習慣的進食時間，也不一定合胃口，浪費的多，不供應也沒有多少損失。看美國的國內航班，飛行五小時，就算有食物，顧客還得掏錢購買，航空公司得以節省成本，減少浪費。

閩閩新天地

淺談書法

北京市第二中學 高中二年級 張曉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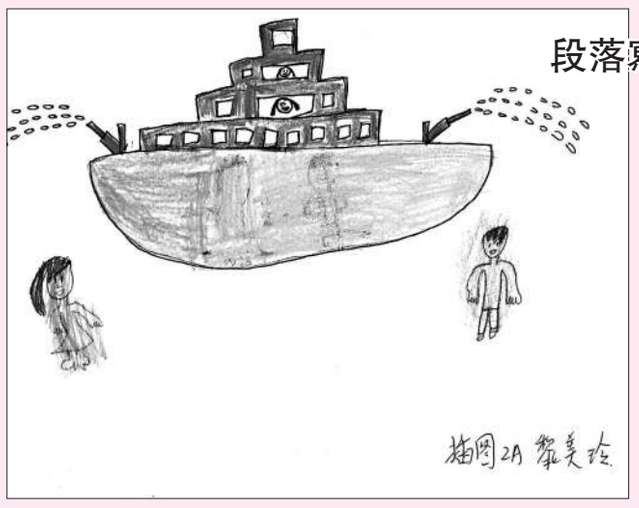
提到書法，中國人都不會陌生，隨意問幾個人都能不假思索地說出兩三位耳熟能詳的大書法家，可見書法在國人心中的地位非同一般。祖先將書法作爲一種文化遺產留存下來，我們也應該繼續傳承這種傳統文化。

我也曾經練過幾年書法，學的是柳體和顏體。第一眼看見柳體，會令人產生一種莫名的激動，情不自禁發出讚嘆。橫平豎直，細長卻剛勁有力的筆劃，加上轉折之處的棱角，充分地體現了柳體的一絲不苟及其力量感，着實能吸引觀賞者的目光，使人躍躍欲試。這也正是爲何柳體往往成爲初學者練習基礎字體的原因。

另一方面，了解書法的人都會知道顏眞卿，他的字與柳公權的書法被並稱爲「顏筋柳骨」，由此可見，顏體自然也是一種必不可少的基礎練習字體。與柳公權相比，顏眞卿的字顯得更爲飽滿而柔韌，在寬大的字型中可以令人感覺到一種渾厚的氣勢。舉個例子，如果說柳體字是一棵不倒的松樹，那麼，顏體字就是一座雄偉的高山。

書法體現了一個人的素養和性格。俗話說「見字如見人」，這雖不能作爲評判一個人本質好壞的唯一標準，但卻是可以快速了解一個人性格的箴言。寫得一手好字不易，更絕非是任何人可在短時間內就能夠練就的，而是需要長期勤奮練習的積累。這種積累，要求練習者必須具有堅強的意志和毅力，由此，練習書法便能提高一個人的素養，可以說，字的好壞，與一個人的素養高低是成正比的。因爲書法能體現個性，一個人寫下的字是一筆一劃，端正工整；而另一個人寫得字跡潦草，難以辨認——不難看出，這兩人擁有不同的性格，沉穩與急躁、認眞與馬虎，見字立斷。

書法是中華民族的靈魂。自西周出現甲骨文開始，漢字書法經歷了無數次的變革，通過書法，讓我們領略到中華文明的悠久歷史，每一次字體的演變都是民族進步和發展的象徵。作爲中華兒女，我們實在有義務將這筆文化遺產代代相傳。



段落寫作：學校旅行日

鴨脷洲街坊學校 二年級 盧駿軒（文）、黎美玲（圖）

今天天氣晴朗，我們到鰂魚涌公園旅行。那裡環境很美麗。

同學們在草地上玩集體遊戲，我和石一志一起玩耍，後來，我和嫲嫲去參觀消防船，船內的設施是我從未看過的，眞是令我大開眼界。

今天，我和同學們都玩得十分高興，還學會了很多知識。

我的爸爸

德信中學 中一 梁肇彰

我的爸爸個子很高，有一頭鬈曲的頭髮，圓圓的臉上有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高高的鼻樑上架着一副粗框眼鏡；爸爸是一個溫柔的人，說起話來總是輕聲細語，雖然有一個「啤酒肚」，但看上去仍給人高大威猛的感覺。

有一個星期天，我正坐在沙發上看電視，看到最精采的時候，爸爸走過來對我說：「兒子，可不可以替我去車子裡把我的手提電話拿上來？」過了五分鐘，爸爸見我還像老僧入定般坐在沙發上，便再次對我說：「兒子，請你馬上替我去拿電話，好嗎？」我仍然一動也不動。又過了五分鐘，這一次，爸爸如獅子般憤怒地向我吼叫：「你爲何還坐在這兒？！」這時，我也感覺到自己有點過分了，於是趕緊跑到停車場，把爸爸的電話拿回家。我剛進門，爸爸便對我說：「你眞夠懶的，我叫你那麼多次你才去，下次不准這樣了。」

當爸爸轉身走回房間的時候，我捂着嘴偷偷地笑了。眞是幸運，我這麼過分，爸爸也沒有發脾氣，只說了一句「你眞懶」。唉，我眞的要改掉這個懶毛病了！

在我心目中，爸爸是一個很有修養、有耐性、和藹可親的人，我眞慶幸有這樣的父親。

沉着應戰

葉澱澱

撰文之時，在墨西哥境外已出現首宗豬流感死亡個案。豬流感疫情擴大之急，令不少港人聯想到〇三年「沙士」爆發的情況。當然，我們對豬流感疫症不能掉以輕心，但也無需恐慌。（Do not panic over the swine flu.）「panic」指恐慌、驚慌。

對美國紐約的人來說，他們在上星期感到恐慌的並不是豬流感，而是疑似「九一一」襲擊。因爲美國總統專機和一架F-16戰鬥機上周曾在曼哈頓低飛進行攝影任務，引發公衆「九一一」恐慌驚魂，不少人驚恐地逃離大廈，跑到街上。（The presidential plane and an F-16 jet above downtown Manhanttan sparked panic of another September 11. Many panicky people ran out of buildings.）幸好，只是虛驚一場。

上周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表示，香港的消費市道還未受到豬流感影響，但卻已出現恐慌性搶購，不少人多買了口罩。（There has been panic-buying of face masks.）

提及恐慌性搶購，實在不能不提恐慌性拋售（panic-selling）。只要大家留意財經新聞報道，都會曾經聽過「恐慌性拋售」一詞。三月份股市出現了恐慌性拋售，股價挑戰低位。（The low in March 2009 was a result of panic-selling.）

遭受金融海嘯影響之時，豬流感又到，不少航空都公司預期載客量會進一步受影響。然而，國際航空運輸協會發言人則表示不需驚惶失措，（There is no need to push the panic button.）現時談豬流感對業界的影響乃言之尚早。「push 或press the panic button」指驚惶失措。

從過去的經驗得知，錯誤的訊息、消息封鎖或欠缺正確的資訊往往會帶來恐慌；但很多時候因驚惶而引致失措，最終自亂陣腳。

兩位日本女生JCP

日本國際教養大學 郭智英（香港大學交換生）

JCF，是「Japanese Conversation Federation」的簡稱，這是一個由國際教養大學的日本師生組成的課外活動組織。當地的日本學生每星期均會以講座形式免費爲留學生講授日本語及日本文化，幫助不諳日本語及日本文化的留學生學習日語，了解日本生活文化等，令留學生能無障礙地與日本人有效溝通，盡早適應當地生活。

在某次日本語課堂上，老師宣布JCF現正籌辦一項「Japanese Conversation Partner，JCP」的活動，參加活動的留學生除了可以免費參加學會的文化交流活動外，更可以「自動」與一名日本學生「撮合」成一對，方便大家可以在課餘飯後多作了解相互交談。既然有這樣一個機會，我當然不會放過，很爽快地在參加者一欄簽了名。

自從參加了這個活動後，我的留日生活變得多姿多采。先後有兩位日本女生做我的JCP，我們一同吃飯、一同遊玩、一同煮飯做菜、一同做功課（我做她們的英文功課，她們做我的日文功課）。其中一位女生還在冬天時爲我選購了一件羽絨衣，助我度過漫長的寒冬；而我也因爲她們而直接擴大自己的朋友圈子。

在交往中，我們絕大多數都以日語交談。雖然我學的是日本語，但日常談話時聽不懂她們說什麼也是在所難免的。因此，每次跟她們見面時我都隨身帶備一本專用筆記本，遇到我聽不懂的句子便請她們寫下來，藉此方法更能促進我們的語言溝通質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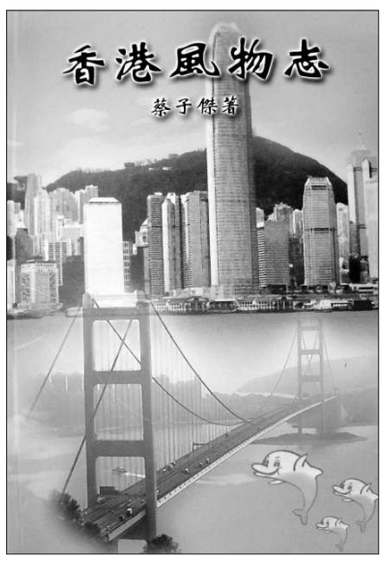
直到一年後離開國際教養大學時，我已經累積了六本筆記本，裡面記載的都是我與日本學生談話時的點滴，如今這些片段已經成爲了回憶。六本筆記本，加上六本日記本，都是我在日本生活時的歷史見證。

書海遊蹤 元和

《香港風物志》

香港根據地域位置劃分成十八個地區，各有所屬區域的區議會。爲了讓市民對香港各區的歷史文化有所認識，各區區議會大多會出版一些刊物，介紹區內環境風貌，並免費派發給市民。這些刊物大部分都會以「風物志」來命名。

坊間有一本由「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贊助出版的書籍，也是以「風物志」命名，書名是《香港風物志》，從書名就可以知道，其內容所介紹的「風物」已不再是劃分不同地區的介紹，而是整體地帶到香港的風貌歷史。不過，要將香港的文化風俗和發展變遷由古到今一一娓娓道來，那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這本書約有十八萬字，近六百頁，共分十三章，把香港作了簡單的描述。全書內容包括：導言、山水篇、鄉村族譜篇、戰爭篇、海盜篇、街道地名篇、訪古篇、香港史前人類、香港古代之水陸交通、香港協辦奧運馬術比賽、人物篇、風俗篇和神話傳說篇。對於希望對香港歷史有大致認識又或初接觸香港歷史文化的讀者來說，是一本不錯的入門讀物。



書名：《香港風物志》
作者：蔡志傑
出版：日昇公司
日期：二〇〇八年十二月

一件舊毛衣

順德聯誼總會李兆基中學 中二 李學勤

每次打開衣櫃，總會看見那件陳舊的、細小的、早已不合身的毛衣。

當暑往寒來，寒氣襲人，冬大人又再降臨的時候，我都會覺得我的家特別冷的。我這種身心俱寒的感覺，來自我的外婆。

媽媽說，自我出生後，外婆就開始憎厭我，因爲當我出現的時候，她的丈夫——我的外公卻離世了。但我卻清清楚楚地記得，那一年，我外婆親手爲我編織了一件毛衣。記得那是一個十二月的寒冬，外婆把那件她親手編織的毛衣送給我，當時我有點冷淡地賭氣般地把它丟在一旁，當時我看到外婆面上有一種奇怪的表情，但我也無心理會了。不久之後，到了農曆新年時節，媽媽告訴我，外婆移居外地了，我沒有太多感覺，也毫無懷疑地相信了。而那件毛衣，在往後的一年又一年，我一次也不曾穿過。

到了我十一歲那年，媽媽才把眞實情況告訴我：原來當年外婆患上了癌症，回到內地的醫院治療，但一年後就去世了，也就是外婆離開我們已四年了。

聽到這消息後，我作不出任何反應，但整顆心頓時像空蕩蕩的，又有一種忐忑不安的躁動。難道「失去了才懂得珍惜」眞的是人的本性麼？那件毛衣，竟是外婆送給我的最後禮物！

如今，當我每次看到那件毛衣，我都會把它看作我的外婆，不管它是那麼的陳舊、細小、不合身，我也不會把它丟棄。